

《伤寒论》 疑难解读

李心机 著

· 人民卫生出版社



■ 李心机 著

《《伤寒论》疑难解读》

■ 人民卫生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伤寒论》疑难解读/李心机著.-北京:人民卫生出版社,1998

ISBN 7-117-03159-X

I. 伤… II. 李… III. 伤寒论-研究 IV. R222.2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98) 第 31854 号

《伤寒论》疑难解读

李心机 著

人民卫生出版社出版发行

(100078 北京市丰台区方庄芳群园 3 区 3 号楼)

三河市宏达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850·1168 32 开本 10.5 印张 265 千字
1999 年 3 月第 1 版 1999 年 3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印数: 00 001—3 000

ISBN 7-117-03159-X/R·3160 定价: 16.00 元

(凡属质量问题请与本社发行部联系退换)

序

《伤寒杂病论》是东汉末年张仲景根据《内经》、《难经》的理论，结合自己的临床经验撰写而成的。后来在流传过程中析为《论寒论》和《金匱要略》两部分。它是一部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中医典籍，其伟大成就举世瞩目，为中医学树立了辨证论治的典范，对中医学的发展起到了承前启后的作用。

《伤寒论》内涵丰富多彩，蕴藏着中医学理论瑰宝和方药精华，故历代医家多研究之。在诸多的论著中，各家从不同的角度，运用不同的方法，探讨、阐发其奥理，发扬了仲景学术思想，扩大了《伤寒论》方药的临床应用，积累了宝贵的资料。

李心机教授从事《伤寒论》的研究和教学 20 余年，完成《伤寒论疑难解读》一书。是书运用考辨与阐释相结合的方法，对《伤寒论》的理论思路进行了研究。作者对《伤寒论》的文化、理论渊源进行了纵深求索，特别对气的理论，从哲学与医学方面作了比较；对人体的气和医学理论中的气分别进行了独特的阐发；对三阴三阳理论，挖掘出宝贵的学术资料，进行了深刻而全面的论证并得出了全新的结论。本书对《伤寒论》研究史上的“误读传统”作了深入的剖析，对《伤寒论》中的具体方证进行了理论上的还原分析。作者独辟蹊径，提出并运用“让《伤寒论》自己诠释自己”的原则和方法，以寻绎仲景的理论思路，对后世的若干“误读现象”进行了驳正，并作出了全新的、合理

的、自然的解释，这有助于促进《伤寒论》学术研究从低水平的重复走向深刻。本书针对《伤寒论》中的句读和义理，进行了疏证，纠正了《伤寒论》研究史上，多遵汉唐义疏之例“注不破经，疏不破注”的随文敷衍之弊，提出了许多难能可贵的见解。

总之，本书内容新颖，观点独到，论据确凿，资料翔实，其研究方法具有创新性和启发性，是对《伤寒论》的难点、疑点进行解读和破译的极有价值的一部书。是书之刊行，实增辉于轩岐，沾溉杏林，功非浅鲜！真可谓“春色满园关不住，一枝红杏出墙来”。是为序。

张 珍 玉

戊寅季春于山东中医药大学

自序

第一次接触《伤寒论》是60年代初，那时在读大学本科一年级。我的中医学启蒙老师是张珍玉教授，教授在开设的《内经讲义》和《内经知要》两门课中，广征博引，常常引述《伤寒论》的内容以阐发《内经》的思想。就这样，在潜移默化中我逐渐知道了《伤寒论》是继《内经》之后又一部影响中医学学术至深至远的经典著作。次年，李克绍教授开设《伤寒论》课，教授独到的见解，严谨的论证，深邃的学术思想紧紧地吸引着我，因此，在工作以后的数年里，一直希望能有跟教授进一步学习《伤寒论》的机会。

1978年，科学的春天到来，国家恢复研究生招生制度。这一年，我又考回母校作研究生，师从李克绍教授，读硕士学位，使我的夙愿成为现实。这个机会对于已经作了10年临床工作的我来说，宝贵异常，于是开始潜心探索深藏于《伤寒论》中的仲景理论思路。在以后的20年中，读了许多，想了许多，略有所得，弄懂了两点：

一是《伤寒论》的产生有两个大的背景：首先是以先秦文化为经纬编织成的中国传统文化背景，其次是以《黄帝内经》、《神农本草经》等医学文献融汇成的医学背景。中医学根植于中国传统文化这块丰沃的土壤生长繁茂，而《伤寒论》的基本理论既继承了传统文化的基因，又放大了《黄帝内经》、《神农本草经》等

医学文献的理论质点。因此，只有把《伤寒论》置于上述两个大背景中去认识，才有可能勾勒出它的理论轮廓，才有可能探测到它的理论深度。这就是说，研究《伤寒论》应当对其进行文化、医学层面的纵深阐释和挖掘，而不仅仅是就《伤寒论》而论《伤寒论》。只有这样，才有可能使《伤寒论》源于临床，回归临床，指导临床，使《伤寒论》的学术研究不断地走向繁荣。

二是朴实无华、意蕴深刻的《伤寒论》经过一代一代人的注疏，虽然在一定程度上阐发了《伤寒论》的奥旨，但在一些方面，也长期存在着违背历史与逻辑的作法，即把后世人的想法强加于《伤寒论》，尤其是把金元以后的思想强加于张仲景，于是注疏之作虽若汗牛充栋，而鱼目混珠者亦大有之。关于这一点，柯韵伯早就指出：

“何前此注疏诸家，不将仲景书始终理会，先后合参，但随文敷衍，故彼此矛盾，黑白不辨，令砭砭与美璞并登，鱼目与夜光同珍，前此之疑辨未明，继此之迷涂更远，学者将何赖焉！”

“夫仲景之道，至平至易，仲景之门，人人可入，而使之茅塞如此，令学者如夜行歧路，莫之指归，不深可悯耶！”

（《伤寒来苏集·自序》）

在《伤寒论》研究史上，因因相袭的思维定势尤为突出，注家们恪守“注不破经，疏不破注”的传统，往往不求甚解地承袭前人的注释，从而形成比较顽固的“误读传统”，它阻碍了对《伤寒论》理论的正确理解。

要打破这个“误读传统”，我想应当运用考辨与阐释相结合的方法从以下两个方面入手：

一是对《伤寒论》的大文化背景和医学文献背景进行再认识，运用人类文化学的考察资料、文献记载，在比较与文化、学术背景的还原分析中，探寻《伤寒论》的文化渊源、理论原旨和它的深层意蕴。譬如，《伤寒论》以及整个中医学理论中的“气”的含义是什么？一部《黄帝内经》“气”字 3000 余见，怎样理解

才能浮显其医学底蕴？医学的气源于哲学的气，但医学的气不同于哲学的气。其不同之处，就在于医学认为，人体有气才有生命，没有气就没有生命。在哲学看来，人死亡以后，精神也就消失了，但由物质构成的形体依然存在。而在医学看来，一个没有生命的尸体虽然它仍是由物质构成的，但却是没有气的。因此，结论是，在中医学理论中，人体的气具有生命力，气就是生命。又如，长期以来，《伤寒论》乃至中医学学术界有一种说法，认为阴阳与三阴三阳源于《周易》。但事实上，《易经》与阴阳无涉，虽然《易传》讲阴阳，但那已经是《易经》之后 800 多年的事情。研究证实，阴、阳二字最早可见于殷商的契文。而三阴三阳之“三”，则有深层的文化底蕴，通过人类文化学方法挖掘出的翔实资料表明，“三”在先人的心底，蕴含着对宇宙的直觉感悟和理性的认知。

二是要找出误读的“源”和“流”。在对《伤寒论》六病诸篇、《辨脉法》、《平脉法》、《伤寒例》，诸可、诸不可各篇，以及《金匱玉函经》、《金匱要略》等出自仲景（或叔和）之手的文献进行较全面考察的基础上，找出由于误读而导致的疑点或难点，进行爬梳整理，尽量从仲景书中找出无可辩驳的墙证，在这些墙证的支持下，作出符合仲景理论思路的解释。譬如千百年来，注家们在诠解“结胸证”时，都把“结胸证”的主要表现只讲成是心下与脘腹部的症状，试问，既然称之为“结胸”，怎么可能没有胸部症状呢？这就是误读的结果。其实，在《伤寒论》中，仲景早已明言，结胸证有胸胁痛、硬、满的症状。“膈内拒痛”之“拒痛”二字，自方有执讲成是膈气与邪气格拒以来，后世注家多因袭之。近世，则多讲成是“疼痛拒按”。实际上，拒，当训为支，拒痛就是支痛、拄痛，可引申为撑痛、胀痛，这才是结胸证的最基本、最主要、最具有特征的症状。又如“虚烦”和“懊侬”，注家们均诠解为“心中烦乱不宁”等，但在《伤寒论》中，仲景有云：“懊侬而烦”，把“懊侬”与“烦”并列对举，说明在

仲景的理论思路上，“懊侬”决无“烦”意。又如《伤寒论》第73条云，“伤寒，汗出而渴者，五苓散主之；不渴者，茯苓甘草汤主之。”在这里，汗出而渴用五苓散可以理解，而不渴者，用茯苓甘草汤则不可解，因为不渴不是症状，一个不渴的人而用茯苓甘草汤，当从何说起呢？面对众说纷纭的后世注释，对诸如此类的疑点、难点，要作出合理的解释，正确的方法，应当是对《伤寒论》的理、法、方、药，在理论上进行还原分析，努力“让张仲景自己为自己作注释”，“让《伤寒论》自己诠释自己”。只有遵循这个原则，破译难点，解读疑点，才有可能寻绎到《伤寒论》作者的理论思路。

20年来，自己也只是在这一方面结合教学作了一些尝试、探索和努力，有了一点点体会。现在把它整理出来，其中的成败得失，恭候方家教正，至为盼囑。

书稿付梓之际，蒙张珍玉教授赐序，深表谢忱。

李 心 机

于山东中医药大学

1998年1月18日

目 录

上篇 理论探源与发微	(1)
气与生命	(3)
整体观念与脏象	(13)
阴阳与三阴三阳	(32)
发病与“传经”	(52)
六经提纲与非纲	(69)
合病与并病	(76)
发汗与汗法	(86)
厥阴病篇与《伤寒论》传本	(96)
中篇 方证思路与辨疑	(109)
太阳伤寒与麻黄汤证	(111)
太阳中风与桂枝汤证	(125)
桂枝麻黄各半汤证	(134)
桂枝二麻黄一汤证	(139)
桂枝二越婢一汤证	(145)
大青龙汤证	(151)
小青龙汤证	(161)

桂枝去桂加茯苓白术汤证·····	(172)
五苓散证·····	(182)
茯苓甘草汤证·····	(189)
大陷胸汤证与小陷胸汤证·····	(193)
十枣汤证·····	(200)
栀子豉汤证·····	(203)
白虎汤证与白虎加人参汤证·····	(217)
大承气汤与小承气汤·····	(220)
少阳病与柴胡汤证·····	(223)
桂枝去芍药汤与桂枝加芍药汤·····	(228)
少阴病吴茱萸汤证·····	(233)
四逆散证治·····	(239)
大建中汤与小建中汤·····	(247)
大半夏汤与小半夏汤·····	(251)
甘草与甘草汤·····	(255)
一方与二法·····	(259)
下篇 条文解读与义疏·····	(265)
伤寒与温病·····	(267)
寒在骨髓与热在骨髓·····	(272)
桂枝不中与之也·····	(274)
喘家作与喘家作桂枝汤·····	(276)
呕吐与咳吐·····	(278)
麻黄先煮去沫与“沫令人烦”·····	(286)
疑非仲景意·····	(291)
目瞑与瞑目·····	(294)
昼日烦躁不得眠·····	(295)
渴与消渴·····	(296)

不可余药与余勿服·····	(301)
妇人中风七八日续得寒热·····	(302)
脾约与脾弱·····	(304)
格阳与戴阳·····	(308)
热多欲饮水与寒多不用水·····	(310)
哕与干呕·····	(313)
条文中自注例·····	(318)
后记·····	(326)

上篇

理论探源与发微

气 与 生 命

气是中医学的重要概念,也是中医学理论大厦的最重要的支柱之一。一部《伤寒论》主要讲的是辨证论治。辨证就是研究发病机理及其证候特点。要阐述发病机理,不仅离不开阴阳,也离不开气。如《平脉法》有云:“趺阳脉浮而芤,浮者卫气虚,芤者营气伤,其身体瘦,肌肉甲错,浮芤相搏,宗气微衰,四属断绝。”关于气,论中40余见,如第15条^①“太阳病,下之后,其气上冲”;第29条“若胃气不和谵语者,少与调胃承气汤”;第40条“伤寒表不解,心下有水气”;第46条“剧者必衄,衄乃解,所以然者,阳气重故也”;第48条“阳气怫郁不得越”;第50条“以营气不足,血少故也”;第54条“病人脏无他病,时发热自汗出而不愈者,此卫气不和也”;第67条“伤寒,若吐若下后,心下逆满,气上冲胸”;第111条“太阳病中风,以火劫发汗,邪风被火热,血气流溢”;第173条“伤寒,胸中有热,胃中有邪气”;第337条“凡厥者,阴阳气不相顺接,便为厥”等。特别是论中第97条:“血弱气尽,腠理开,邪气因入,与正气相搏”。本条讲的虽然是小柴胡汤证的发病机理,但是通过这3个“气”字所编织出的,却是整个中医发病学图谱的缩影。要理解伤寒发病及其病机,就必须对中医学理论的气有一个比较完整的认识。

中医学理论中关于气的学说,内容丰富,源远流长。但是在

^① 本书所引《伤寒论》条文序号,悉依重庆人民出版社1955年第1版,重庆市中医学学会新辑宋本《伤寒论》。

中国讲气，首先是哲学的气。作为中国传统文化重要内容的中医学，它的气学理论与中国古代哲学的气既是一脉相承，而又有自身的特点。

医学的气源于哲学的气。

哲学是研究世界本原的。世界本原是什么？西方古代哲学认为是有固定形体的物质或原子，而中国古代哲学则认为是无固定形体的流动的气，气是中国古代哲学的基本范畴。

中国古代哲学的气概念形成得很早。原始的气，作为观念是从“云气、水气、烟气以及人的呼吸之气概括出来的”（张岱年先生语）。《说文》：“气，云气也，象形。”从云气以及与云气有共同形象的水气、烟气等自然现象抽象出气的概念，主要是依靠观察的方法，是建立在“观物取象”的基础上。这种“观物取象”的思维方法是确立气概念的最基本的方法，这种方法决定了气概念从一开始形成就是一个多相式的概念，它的内涵和外延难以确定，内涵所包含的成分难以穷尽，外延的轮廓难以廓清，因此造成了气的涵盖面极广。那么，这样的一个气在哲学上它的本质特点是什么？关于这一点，当代著名哲学家张岱年先生有一段极精辟的概括：“中国哲学中所谓气，可以说是最细微最流动的物质。以气解释宇宙，即以最细微最流动的物质为一切之根本。”^①“气是中国古典哲学中的一个基本概念，指构成一切物类的原始材料。中国古典哲学中表示具体存在的概念有二，一是物，二是气。物指一个一个的东西。”“而构成万物的原始材料谓之气。”“气的观念与西方唯物论的主要观念‘原子’有很大的不同，原子是一个一个互相分别的，具有分离性，而‘气’具有连续性”，

^① 张岱年. 中国哲学大纲.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82. 39

“气具有流动性，含有内在动力。”^①

中医学的创生和发展与中国古代哲学有着密切联系。一方面，中国古代医学的观察和实践所形成的关于对气的理解，对中国古代哲学中作为观念的气的形成曾经有过某种启示，另一方面，哲学中关于气的学说对医学理论的建构有着深刻的影响。在中医学漫长的发展过程中，哲学的气对医学渗透入微，融汇贯通。这种打着哲学烙印，时时散发哲学气息，而又不同于哲学之气的医学中关于气的学说，成为中医学理论的最重要、最基本的内容之一。

先秦时代，哲学家对宇宙的理解是万物相通，天地一统的有机整体。人作为自然的一部分，在古代哲人的视野中，和天地同样都是气构成的，都是气存在和变化的形式，天地人的变化，也就是气的聚散升降运动的结果。早在西周时代，伯阳父就用天地之气的变化解释地震的产生，指出天地之气，应不失其序，若“阳伏而不能出，阴迫而不能蒸，于是有地震。”^②《管子·内业》则认为：“凡人之生也，天出其精，地出其形，合此以为人。”在中国古代先哲那里，离开气，就难以认识世界，不论是唯物的还是唯心的。

生命活动这一最复杂的物质运动形式，在古人眼中，是何等的神秘！是何等的变化莫测！因此，中国古代哲学把灵与肉、生与死作为自己重要的思考对象是一件自然而然的事情。在许多古代哲学文献中，都有关于气与人体，气与生命的论述。例如《国语·周语下》有云：“口内味，而耳内声，声味生气，气在口为言，在目为明，言以信名，明以时动，名以成政，动以殖生。”《庄子·知北游》云：“人之生，气之聚也，聚则为生，散则为死。”《管子·枢言》则云：“有气则生，无气则死，生者以其气。”中国古代哲学关于气与人体、气与生命关系的论述成为古代气学理论

^① 张岱年. 中国古典哲学中的唯物论传统. 甘肃社会科学, 1993, (5):1~4

^② 《国语·周语上》